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茹志鵬 專集

前 言

(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选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 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选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玛拉沁夫、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与何为、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

下列内容：

- (1) 作家传略；
- (2) 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 (3) 评论文章选辑；
- (4) 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 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 本专集由扬州师院中文系孙露茜、王凤伯等同志编选。

(七)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茹志鹃传略.....	(1)
欧阳文彬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	(3)
侯金镜谈茹志鹃的创作个性及艺术特色.....	(17)
王西彦谈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	(41)
魏金枝谈茹志鹃的小说.....	(58)
洁泯对茹志鹃作品讨论中的一点看法.....	(71)
茹志鹃作品风格讨论后的整理(伊新).....	(75)
茅盾对《春暖时节》、《澄河边上》、《如愿》、 《三走严庄》、《阿舒》、《同志之间》等几 篇小说的札记.....	
茅盾评茹志鹃的《百合花》.....	(81)
魏金枝论《百合花》和《如愿》.....	(87)
美丽的花朵, 纯朴的诗篇——谈《百合花》.....	(92)
纯朴的诗篇——读茹志鹃的《百合花》.....	(96)
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读茹志鹃的《如愿》.....	(101)
茅盾评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	(107)
冰心评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	(114)
《高高的白杨树》评价.....	(118)
介绍《三走严庄》.....	(126)
《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	(134)
	(139)

茹志鹃小说里妇女形象的塑造·····	(142)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举行茹志鹃作品的讨论会·····	(149)
略谈《出山》的艺术特色·····	(152)
回 顾·····	(155)
今年春天·····	(162)
追求更高的境界·····	(167)
凉亭漫话·····	(173)
毛主席给我手里这枝笔·····	(176)
风格应该多样化·····	(180)
时代的足迹——《百合花》后记·····	(182)
《高高的白杨树》重印后记·····	(187)
茹志鹃著作目录索引·····	(190)
茹志鹃著作评论目录索引·····	(194)

茹志鹄传略

茹志鹄，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一九二五年农历九月十三日（阳历十月卅日）出生于上海，排行第五。祖上经营生丝行业，后没落为城市贫民。两岁丧母，父弃家出走，家庭败落，全家成员星散，四位兄长或寄居在姨母、姑母家，或当学徒。茹志鹄随祖母辗转于上海、杭州两地，依靠做翻丝棉、糊火柴匣子、磨锡箔纸、摇丝、绣边、锁钮洞等家庭手工糊口。十一岁才在上海市私立普志小学读书，一年后停学。十三岁祖母去世，孤苦无依，曾进上海市基督教办的“以马内利”孤儿院。半年后由三兄领出，为找个住所，进上海市妇女补习学校住读，选读语文、珠算、会计等课程，想在毕业后谋取一个职位。约一年后又转至一个教会学校读书，半年后又辍学。一九四二年春，在余杭临联中旁听半年。该年夏作为插班生，初中毕业于浙江省武康县武康中学。先后加起来，读书不足四年。一九四三年在上海颐生小学任教半年。第一篇作品《生活》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申报》副刊《白茅》三十六期上。内容是写一个大学毕业生，谋生无门，愤而撕毁大学毕业文凭。作品发表时，她已随兄参加新四军，先为苏中公学学员，后为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组长。一九四五年苏中军区合并改编为华中军区，后又改为华东军区，一直在军区文工团任组长、分队长、创作组副组长等职。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的年代里，她往往在通宵行军的间歇中，就着月光，垫着背包，写下歌词、快板、广场秧歌剧等创作，一九

四七年写的歌词《跑得凶就打得好》，曾获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一九五〇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她解放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一九五二年创作三场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反映复员军人在矿山的斗争生活，荣获南京军区一九五五年颁发的文艺创作二等奖。

一九五五年七月，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编辑，小说散文组副组长，组长，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又被选为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一九五八年三月，在《延河》上发表了歌颂军民血肉关系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同年九月，《人民文学》转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篇小说被茅盾誉之为他最近读过的几十篇作品中最使他满意和感动的一篇，并赞赏了作品独特的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一九五九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集《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收集了以前的十个短篇和五篇特写。一九六〇年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一九六二年出版了第二个短篇集《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写的十个短篇。其中《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篇都曾受到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评论家的好评。其中许多作品被翻译成日文、法文、俄文、英文、越南文等。一九六五年参加以老舍、刘白羽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一九七七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

一九七七年《上海文艺》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歌颂贫下中农与“四人帮”斗争的短篇小说《出山》。

现任《上海文艺》编委。

白

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

欧 阳 文 彬

志鹃同志：

从你的读者变成你的朋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情，也是我一次学习的过程。

当我读着你那些清新隽永、风格别具的作品，（为你所刻划的普通人的精神美和充溢在字里行间的诗情画意而感动）而赞叹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探索你创作的秘密的渴望。

当我接触了你本人以后，这种渴望更为迫切。感谢你向我洞开心灵的门户，坦率地披露你对艺术创造的态度和见解，给了我可贵的启发和教益。

可惜我们之间还有不少的话未能尽意，对某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你就下乡去了。中断了的谈论是使人牵挂的。你不是也愿意听听我读你的作品的感想么？我们就从这里接着谈下去吧！

你知道，跟许多读者一样，我也是从《百合花》①开始，被你吸引，（被你抓住的。这篇小说本身正象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泽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历久难忘）时隔一年，其中的人物、情景，回想起来还和当初一样鲜明。（特别是那些富于特征的细节）至今如在目前。

一年多以来，我是带着《百合花》给予我的深刻印象去读你其他的作品。最近，趁着你编选短篇集子②的机会，

得以统读你在十年间发表的二十多篇作品。这即使还不是你的作品的全部，也不致于遗漏什么重要的部分了。

我觉得，《百合花》可以说是你在创作道路上向前跨进的重要的一步。由此出发，回顾以前八年间的作品，展望近两年来的作品，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里看得出作者的发展和艺术风格形成的过程。

你最早的两篇作品是《何栋梁与金凤》③和《关大妈》④。前者写一个负伤的战斗英雄和一个模范医护人员的恋爱故事，后者写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在战争与革命的烈火中锻炼成坚强的“游击队之母”。取材的角度，表现的方法，都和以后的作品不同。篇幅也特别长。一般地说，手法比较朴实，处理还欠熟练。写作上却已各有优点。《何栋梁与金凤》心理分析较多，文笔细腻，有抒情色彩。《关大妈》故事性较强，语言流畅，感情深厚，人物形象生动。

接下去，《妯娌间》⑤，《胜利百号大地瓜》⑥，《鱼圩边》⑦，这几篇作品已经显示出一些共同的艺术特点：精炼、细腻，通过普通的人和事来反映农村的变化。《关大妈》差不多有两万字，《鱼圩边》却不过两千多字。自然，字数并不起决定作用。《关大妈》也不失为一篇具有感染力的小说。事实是，你在写这几篇短作品的时候，已经开始掌握短篇小说写作上紧凑、集中，从小事件反映大问题等基本的方法与原则，而且开始酝酿自己的风格。以《鱼圩边》来说，在极短的篇幅里，描写两个农村孩子渴望参加合作社以至于冒充社员那种富有时代特征的心情，生动细致，运用的笔调也充满童心，天真有趣，是一篇非常可爱的作品。

1955年和1956年，你连续发表了五篇特写，内容都是歌

颂新人新事的。象《生命》⑧，叙述第九医院助产士邱录勤的事迹；象《美丽的事业》⑨，叙述中山公园模范生产队长朱嘉生的事迹。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品，取材于当前的真人真事，写作上主要采取访问和搜集材料的方法。在迅速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在艺术风格的探索方面，却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停滞状态，或者说是进展不大。

1958年初，《从新当选的团支书》⑩和《在果树园里》⑪到《百合花》，可以看出你写作技巧的日趋熟练，反映生活的日益深入，和艺术风格的逐渐形成。这种艺术风格，正如茅盾同志所指出的，是“清新、俊逸”。1959年，这种优美的艺术风格不但继续保持着，而且有了新的发展。《高高的白杨树》⑫和《如愿》⑬都是达到较高水平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成了当前短篇小说中可喜的收获，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刊物上曾经出现评介你的作品的文章，读者也常常议论这几篇作品，经常接触到的话题就是你那独特的艺术风格。于是，你也比任何时候更加注意自己的风格，进一步发扬了自己的长处。

是的，你近两年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这是值得欢迎，而且弥足珍贵的。社会主义的文学园地，正要求我们的作者创作许多优秀而又各具特色的作品，来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

✓ 我们知道，一位作家的风格，是指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所具有的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许多方面，而且是和作者本人的世界观、经历、教养、个性、写作技巧等特点密切联系着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家布风说过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风格即人。”

因此，一位作家的风格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能随主观愿望任意转移的。我只能根据自己一点粗浅的理解，对你的作品（主要是小说）谈些很不成熟的看法，供你参考。其中难免有隔靴搔痒和领会错误的地方，还有待于你的指正。

你很年轻就参加了新四军文工团。童年只为你留下生活穷困的记忆。是革命的大家庭给你以温暖，把你抚育起来的。这决定了你在创作意图和描写范围上的特点。你情不自禁地要描述人们在两个时代、两种社会里的不同遭遇与命运，要歌唱翻身人民的幸福，歌唱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你所运用的生活素材往往来自革命的部队和根据地的农村。经常在你笔下出现的是一些普通人的形象——童养媳，新媳妇，老大娘，通讯员，伤病员，医务工作者，文工团员……经常在你笔下展开的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没有什么尖锐的斗争，没有什么严酷的考验……你了解这些人物，熟悉这些环境，你能用细线条勾出他们的声音笑貌，而且巧妙地突入他们灵魂深处，抉发出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美。）

要想更好地体现你所喜爱的主题，更好地处理你所惯用的生活素材，你得有适合自己需要的表现方法，从取材、结构、人物塑造，一直到语言和文体。这些方面，你的确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自然不能象化学元素一样进行精密的分解。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提出以下几点来商榷。

首先，在取材方面，你善于从生活中截取一些富有特征性的横断面。这本来是短篇小说写作上常见的特点之一。但是你所截取的横断面又自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是在更为

严格的意义下的横断面，你的解剖刀下得十分利落干净，毫无拖泥带水的感觉。横断面既经选定，你就在上面精心雕刻，仔细描绘，使它突出，使它发光。例如《鱼圩边》只写了两个孩子在鱼圩边会面的情形，《新当选的团支书》只写了工厂团支部动员修共青河这一件事，场面不多，时间不长，但都写得生动细致，入情入理，自然而然就把走向合作化途中的农村风貌、青年人在平凡的劳动中经历的思想斗争揭示出来了。

在那几篇表现新旧社会对比的小说中，则常是截取两个横断面，一个反映旧社会的苦难，一个反映新社会的幸福。例如《在果树园里》，那个受尽折磨，看见家里的两扇门头脑子就嗡嗡响，解放初期梦想着给社里看果园的童养媳小英，几年后成了果园组组长，夫妻恩爱，婆媳融洽。多大的变化啊！怎么变过来的呢？你没有写，只说：“还需要谈什么呢！……这一切都是我应该而且可以料到的……”不错，作者和读者都是跨越两个时代的人，发生在小英身上的变化是应该而且可以料到的。可是，读者所能料到的变化和作品所应交代的变化性质不尽相同，作品里要求表现更典型更具体的现象。即使对短篇小说不能要求其反映人物成长的全部过程，短篇的作者还是应该力求用凝炼的笔法作必要的交代，引读者瞻前顾后，使笔力越过横断面的限制，加强作品的深度。

我想到一个不很确切的比喻：你的描写方法有点象静物写生，细腻逼真，神采毕露，然而运动的感觉还嫌不够，表现事物的发展也还不很充分。

其次，从结构上说，你的小说，故事都比较简单，既没

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格局近似速写，仿佛随手拈来，其实却经过细心安排。由于艺术构思精巧，剪裁组织严密，你能把平凡的事件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短小的篇幅中，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你特别善于运用细节和道具，让它们彼此呼应，前后贯串，有时候还赋予他们象征性的风味，启发读者的思考与联想。

《百合花》中通讯员枪筒插的树枝和野菊花，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通讯员衣服上撕破的大洞，新媳妇的枣红底白花的新被子，这几处前后呼应，使通篇首尾灵活的细节描写，早经茅盾同志作出了精到的分析。我想举《高高的白杨树》为例。白杨树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八次，一次有一次的情景、含意和效果，非但不觉重复，反而摇曳生姿，诱人步步深入。第一次并未点明是白杨树，只由“我”的回忆交代出十余年前行军路过此处，张爱珍大姐曾陪“我”在树下休息，当时“我”患夜盲症，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只听得头上树枝发出唢——唢——的声音。第二、三次写“我”旧地重临，在怀念大姐的心情中插入两笔，介绍“我”住处门前有两棵白杨。这时候还没有和第一次联系起来。到第四次，与大姐同名的养兔姑娘拉“我”出门观看要盖养兔场的地方，“我”却由水声树声猛然记起前情，点明了第一次出现的正是白杨树。手法巧妙而有波澜。第五、六、七次，或者陪衬“我”对大姐的探寻，或者烘托养兔姑娘的幸福，或者为青年恋人的情歌伴奏，都富有抒情的色彩。最后一次，是在小说结尾处，养兔场的新墙基已打好，正一层一层砌高起来，白杨树上装了扩音机，“喇叭突然大声唱起来，白杨

在摇摇摆摆，仿佛白杨在唱，在唱过去的和今天的，唱五彩缤纷的未来，唱一切的一切。……”给作品添上了诗意的尾声。它和篇名呼应，造成了丰富的含蓄。白杨树是历史的证人，白杨树象征大姐的人格，也象征年轻姑娘们的幸福，白杨树还可以成为作者的代言人，传达出无言的激动和喜悦。这篇小说之所以具有跳跃的节奏，神秘的魅力，充沛的感情和浓郁的诗意，和这些细节的安排也很有关系。

我还想举《如愿》为例。《如愿》中的细节安排也很好。象何大妈参加里弄生产组织之后，这天带小孙女出去联系工作，刚出门，小孙女忽然飞快地跑回去，一会儿，又气喘吁吁地把一只菜篮交给奶奶说：“奶奶，我们忘记带菜篮了。”这只菜篮，全篇只出现了这一次，可是它却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内容，它说明在过去，何大妈的生活曾经与菜篮结下不解之缘，多少年来，她早上出门总是为了买小菜。那千百次的拎着菜篮出门的情形，虽未明写，都通过这一次小孙女的有趣的误会而暗场交代明白了。说是有趣的误会吧，其中却又蕴藏着深沉的辛酸，多少妇女曾经长期在买菜烧饭之中消耗精力，好象被人忘掉了一样。简短的几句话，竟道出了旧时代妇女的全部命运，可谓神来之笔。此外，《如愿》中还有小绒狗，红封套（装薪水的），大苹果等几种细节，也是前后呼应，各有寓意的。从效果上说，它们各有作用，从手法上说也高低不同。红封套用得比较自然，能说明问题。大苹果就显得有些勉强，对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帮助不大，如果拿它来象征何大妈理想的实现，甚至于有点妨碍主题的提炼。听说，这篇小说原先题目叫“诺言”，自然是应在大苹果身上，那就更把作品的思想限制住了。我由此想到，

善于安排细节的呼应，是你的一大长处，你自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还应该注意怎样把长处用得恰到好处，否则反会招致副作用。

② 又次，关于人物塑造，你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就是从小处着眼，通过一点显示全身。你不喜欢用强光灯来照明，而喜欢用手电筒来探视，集中一点，照得它毫发毕露，触摸到它的血管脉路。象《百合花》里小通讯员枪筒插花的细节，临去时掏出两个馒头给“我”开饭的动作，新媳妇为他缝补衣服破洞和盖上新被子的动作，都是。何等形象！何等微妙！两个人物的精神面貌一下子就浮现出来了，真是举重若轻的笔法。

应当承认，你选择了一条困难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前进，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你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就，给你的作品造成了鲜明的特色。你的每一篇作品，都曾经使我感动，你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给过我较深的印象。但是，不知为什么，统读了你的许多作品之后，总觉得还有些不足之处。什么道理呢？我现在并没有找出明确的答案，只隐约感到你的路子还不够宽广。你似乎不喜欢那种赤裸裸、血淋淋的描写，你喜欢的是从侧面烘托，有含蓄、有余地的手法。你对普通人物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突出人物的兴趣，你似乎认为写“小人物”身上刚萌芽的新品质和写英雄们光芒万丈的性格具有同等意义。因此，你写战士就要写通讯员、警卫员，不准备写什么战斗英雄。即令写战斗英雄，你大概也要写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方面，不去写他英勇战斗的场面。这种艺术倾向，可以从你的作品中找到实例，象《黎明前的故事》⑭，通过两个不懂事的孩子的眼光来写

父母从事地下斗争的情况，象《百合花》，小通讯员舍己为人献出年轻的生命这一段用暗场处理。以这两个例子来说，写得都很动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有些怀疑：是否每逢这种情况都非如此处理不可？你对自己的趣味和倾向是否过于执拗了？

作家完全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个性和特长选择写作对象并不同的角度加以描写，但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当前现实中的主要矛盾。我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壮丽时代，广大的劳动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现实生活中涌现了成千成万的英雄，他们不是什么神话传奇式的人物，他们也都是普通人，他们的性格在斗争中发展，在矛盾冲突中放出夺目的异彩。为什么不大胆追求这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形象，而刻意雕琢所谓“小人物”呢？当然，你的“小人物”也是正面人物，你写他们还是为了歌颂他们的正面品质。只不过他们大都是刚刚站立起来，刚刚迈动脚步。象《高高的白杨树》中的小张爱珍，《在果树园里》的小英，她们的品质和精神是美好的，但还没有提高和升华到当代英雄已经达到的高度。这些人可以写，值得写，应该写。你写了这样一些人物，不应当受到任何责难，只应当受到欢迎。不过这里存在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把自己限制在这个圈子里，作茧自缚？如果是由于生活的限制，这当然没有办法，不妨先写你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但不应当满足于此，而应当努力创造条件，主动地深入生活，去发掘现实的主要矛盾，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如果是由于对“小人物”的偏爱，那么我看，恐

怕是由于某些古典作品的影响。旧时代有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是通过小人物揭示大问题的能手，那种高超的艺术手法永远值得学习。不过我们要看到，他们或多或少受着历史的局限，那时候还不可能产生象今天这样的英雄人物。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时代的烙印。今天的时代，要求作家创造多种多样新型的与时代呼吸相适应的风格，以便更充分地反映当前宏伟的现实。塑造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已经被提升为文学的首要任务了。

另一个问题是，“小人物”是否也可以放在矛盾冲突中来写，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否也可以提到崇高的境地？我想，

“小人物”的生活中同样有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也是时代的矛盾冲突的一个部分。“小人物”同样可以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这种品质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地闪烁发光，一到重要关头或者经受考验的时候就会放射灿烂夺目的异彩。

“小人物”也同样可以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各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根据自己的条件，为理想的实现进行着不息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虽不同于英雄人物的斗争，在本质上却不见得比英雄人物的斗争低一等。许多品质高尚的“小人物”，往往就是明天的英雄。其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小人物”的性格也是在斗争中发展，在冲突中放光的。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也会显露出英勇的姿态。塑造

“小人物”形象的时候，正应该把这些富有典型性与特征性的姿态描绘出来，并且由此把作品的主题思想提得更高。可是，你前期的作品中倒还表现过对保守思想的斗争，近两年的作品中，却很少把人物放到斗争中去表现。你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复杂的矛盾冲突，如果有，也往往是存在于旧社会里